



吃苦菜

■王缘

小满节气一到，苦菜便要登场了。

在传统风俗里，小满是要吃苦菜的。加上这个时节苦菜到了最佳食用期，新叶尤为鲜嫩。于是，小满前后，我家餐桌上便常见苦菜的身影。

苦菜又叫苦苣，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，叶子呈锯齿状，开黄花，一般采其嫩叶焯水后凉拌而食，或酿制成浆水饮用。外婆和母亲很爱吃苦菜，到了吃苦菜的时候，三天两头就要拌一盘。一袋刚采摘的新鲜苦菜，在她们眼中比金银珠宝还稀罕，择菜的时候眼睛放着光，一边摩挲一边连连赞其鲜嫩。

小时候，看大人们将苦菜视若珍宝的模样，让我对它的滋味生出了几分好奇，就餐时也跟着夹了一筷子。刚嚼两下就尝到苦涩的滋味，呸，我一口吐掉，一个劲撇嘴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敢再碰苦菜，只觉得外婆和母亲对苦菜的偏爱是自讨苦吃。

然而，每次苦菜一上桌，母亲不是把它当成珍馐美味，就是把它说成灵丹妙药，劝我多少吃一点。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苦菜对人身体的好，尤其在夏天可以起到清热降火的作用。在母亲的催劝下，我偶尔会象征性地吃一点，意思一下。吃的次数多了，我也慢慢品出了苦菜的滋味，说不上喜欢，但是吃的时候也不再抗拒。

对苦菜改观，缘于一次学校组织的拉练活动。为了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品性，老师带领我们顶着烈日走了十公里的路。午休时分，我们这群从未感受过生活之苦的学生们瘫坐在郊外的农田边，打开餐包一通狼吞虎咽。

打开母亲为我准备的饭盒，我看见饭盒里躺着半盒绿莹莹的凉拌苦菜，明白是母亲为我特意调制的消暑餐。那时又累又饿，我没有心思计较它的苦涩滋味，配着米饭呼噜噜吃下肚。那一餐，我竟然从苦菜中吃出了清新的回味，还感受到一种暑气消解的快意。想来，这些朴实无华的野菜保留了食物清淡的原味，只有饱尝辛苦的人才能从中品尝出甘美，汲取到抚慰。

后来，我也渐渐爱上了苦菜的滋味，爱上了苦菜中寄寓的生活哲学。生活的味道，不用着在浮华中捞取，只要用心领略，粗菜淡饭里也能觅得无穷乐趣。而小满这个节气，也有着同样的含义，人生之乐不在大满足，因为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”，小满即幸福。

如今物质丰富，小满吃苦菜的风俗依旧存在。而且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偶尔的一碟苦菜，倒更受人青睐，甚至成了时尚。那碧绿的苦菜仿佛是一道温柔的提醒，出现在菜场里、餐桌上，也浮现在忙忙碌碌的都市人心间。它告诫着我们，不要过度沉迷物质，不要忽略生活中原本随处可采撷的清欢。

想来，对都市人来说，“小满吃苦菜”，是风俗、是时尚、是提醒，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用心体味和透彻感悟。

本期主题：小满

忆插秧

■谢先莉

我长在农村，五月里处处是闪烁着波光的水稻田。在我少年时，家中种有十几亩水稻。那时种三季水稻，在小满时节，正是插秧的时候。等到爸爸吆喝着老水牛整好水田，妈妈扯好了秧苗，我和妹妹就从村小学回来帮忙插秧。

妈妈把一捆捆的秧苗均匀地抛在平镜一样的水田里，我们一家四口并排成一线，我跟着爸爸一厢，妈妈带着妹妹一厢。我们赤脚踩着软绵绵的田泥向后退着插秧。第一次是妈妈统一教我和妹妹。妈妈告诉我们，两腿分开站立。左右手分工合作，左手拿一把秧苗，用食指、中指和拇指分出两三株，右手从左手拿过这分出来的秧苗，捏着根部快速地插进水田的泥土中，要插正插牢，插下去秧的行距和株距均参照爸妈的。

每一行插十几窝秧，爸爸插多半，只留下三四窝的位置给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左手分秧不熟练，总是要右手去帮忙，这样就浪费了时间。我的左胳膊悬空时间长了，会不知不觉搁到左膝盖上，我的右手要缩回来，帮左手一起分秧苗，再插下去。这样一来，我被爸妈远远地丢在了后面。两边是插好的秧苗，我被摺在窄小的空当里，这在当时叫“关鸡笼”，是很丢人的一件事。

每当看到我欲哭无泪时，妈妈就会上前来，让我去她那一边插，她把我落后的空位迅速插满秧。妈妈看我插秧的姿势不对，又示范给我看，只见妈妈的两只胳膊悬空，左手分好秧苗送到右手中，右手就贴着水面接过渡秧苗迅速插下去，右手一出水，左手又递上了分好的秧苗，如此反复。妈妈插的秧又快又笔直，不像我的歪斜不正。妈妈说，插秧千万不要养成胳膊搁在大腿上的毛病，否则永远要被别人“关鸡笼”。做什么事都要先端正态度。

经过妈妈的几番教诲，我和妹妹都改掉了这个坏毛病，慢慢地跟上了爸妈的脚步，从开始插三四窝秧，到后来插五六窝秧。当我能够与爸妈齐头并进插秧时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。同时明白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

在插秧的过程中，我总是喜欢回头看还有多远到田头，看的次数多了，感觉距离一点也没有缩短，就不免口头埋怨，“怎么还没有到头啊？”爸爸就会教导我：“一行行认真插，不要往后看，你每退一步，就离田头近了一步。”我听从爸爸的话，不再回头看，只低头认真插秧。待我们到达田头，看着在眼前一片水田里摇曳的嫩绿的秧苗，一行行如士兵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我坐在田头的草地上，虽然浑身酸痛，但心中也涌起自豪感。插秧让我明白：只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无论目的地多远，总会到达的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我跟着爸妈最后一次插秧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节气又是小满，我不觉又想起了少年时和爸妈插秧的情景，想起“农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这样的诗句。父母给我讲解的那些插秧知识，包含着人生的哲理，一直指导着我的工作和生活。

摘枇杷

■周桂芳

“五月江南碧苍苍，蚕老枇杷黄”。从立夏到小满，不过半月时光，满树枇杷黄了。

我国枇杷种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枇杷早已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血脉里。

初夏，坐在家乡的小院子里，一边吃枇杷，一边翻看年少时的画册。从小爱吃枇杷的小儿子坐在我旁边，一五一十地剥枇杷吃，一边往嘴里塞，一边流酸水，一边把黑籽儿吐得满地打滚。儿子，和我一样，也喜爱这枇杷酸酸甜甜的好滋味，也许，这也是悄悄流淌在基因血液里的家乡口味传承吧。

家乡小镇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种满了枇杷树，它是承载了满满乡愁的亲情树。

儿时，我感冒了一咳嗽，母亲就会就地取材，从院子里摘几片老枇杷叶，加冰糖煮枇杷露让我喝，褐色的汁液，喝一口甜甜的，还有股枇杷叶淡淡的清香缠绕舌尖味蕾，不但止咳，心里平时积起来的所有的委屈都被一一抚平。枇杷熟了，吃不完的枇杷，母亲还会细心地摘下来，耐心地自制枇杷露和枇杷膏，用罐头瓶密封好，让我带进城里备用，一解小儿的咳嗽之需和我的想家、恋家之愁。

枇杷树，与众不同，从开花到结果，都是默默无闻，悄无声息的。它在秋冬时开花，冷香散开之际颇有些清凛意味，一逢春朝暖意升空，不经意间，它静悄悄地挂满了果，静静地成熟，是夏天最早成熟的果实。枇杷的花期长，花不艳不惊，却孕育润心透肺的甜。枇杷树累累硕果，老远就能闻得到，一入鼻，一入口中，就让人想起儿时的乡村。

小满前后，初夏阳光下，枇杷像是玉雕一般挂在枝头，煞是好看。家乡的门前屋后，菜园里，坡地边，枇杷树枝繁叶茂，高大粗壮，枇杷硕果累累，仿若早夏檐口挂满金黄色铃铛。枇杷黄了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酸甜味，那清香在风中酝酿飘散，盖过麦浪，盖过阳光，挑逗着人的味蕾。

母亲提着竹篮，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带着我们来到菜园摘枇杷。母亲也像小孩子样边走边高兴地，如数家珍，这棵枇杷树最肯结，每年都结满了，枝都压弯了；这棵结的枇杷最大，颗颗都有乒乓球那样大呢；这棵枇杷最甜，比其他枇杷就是要甜些，不信你们快尝一尝，一尝就能尝出来。这都是母亲亲手种的枇杷树，就像母亲生的儿女一样，哪个的性格脾气喜好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是故乡正宗的土枇杷树，果多、籽多、肉厚、皮薄、汁多、味甜，吃一口，还想再吃一口，这就是那一解浓浓乡愁的枇杷黄。

不管多大多老的儿女，一回到家乡，就秒变成了活泼好动的小儿女。上枇杷树、摘枇杷果，用棍子敲打，架梯子去摘，跳起来够，笑声不断，传遍故园。毛茸茸的果，满肉的果，黏稠的果，满满的五月味道，那味道滴了汁，那味道入了心，那酸、那甜、那黄、那爽、那汁，直抵心田，滋养灵魂。

时光不语，枇杷已熟。枇杷黄，那一抹亮黄，温暖四方游子心，那一股酸甜，是最美人间滋味。